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者文库

ZHONGGONG GANSU SHENGWEI DANGXIAO  
XUEZHE WENKU

# 杨光祖集

YANGGUANGZU JI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共甘肃省委  
党校学者文库

---

# 杨光祖集

---

YANGGUANGZU JI

---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者文库·杨光祖集 / 杨光祖著  
— 兰州 :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226-04762-0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9951号

出版人: 吉西平  
责任编辑: 肖林霞  
封面设计: 马吉庆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者文库·杨光祖集

杨光祖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248千  
2015年5月第1版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978-7-226-04762-0 定价: 46.00元

## 序 言

甘肃省委党校组织出版《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者文库》，旨在把当代党校学人的优秀科研成果推广到全社会，有效广泛地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很有意义。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甘肃省委党校始终坚持“项目带动、内涵发展、形成特色、多出精品”的科研指导思想，以重大问题研究为重点，以服务省委、省政府决策为要务，实施科研精品战略和项目带动战略，在理论创新和决策咨询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有的成果被中央领导参阅，有的成果被省领导批示采纳，有的成果被市、县和实际工作部门采用，有的成果转化为教学专题，有效地促进了全省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解决。党校作为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省委、省政府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得到了较好发挥。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越是改革发展的重要时期，越需要理论的引导，越需要加大理论创新力度。当前，甘肃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转型升级发展的关键时期，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重要阶段。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的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需要研究破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和加强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以知促行、以行促知,在诸多领域实现大的突破,全面加快转型跨越步伐,以确保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理论创新是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及其他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有了理论创新,就能为其他创新提供指导和支撑,就能推动其他创新的深入开展,防止和避免盲目性、随意性和自发性。省委党校人才济济,开展理论研究有着独特优势和良好基础,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肩负起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使命,更好地发挥理论创新基地的重要作用。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和思想文化的制高点,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按照党的建设实践推进到哪里,理论工作就延伸到哪里;党的事业发展到哪里,理论工作就服务到哪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重点在哪里,理论工作就跟进到哪里的要求,努力做到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以新的思想认识推动实践,又从新的实践中深化思想认识,使理论创新更好地服务于全省改革发展稳定实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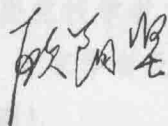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省委党校要加强理论创新,就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甘当小学生,以求真务实的良好作风,敢于创新、善于创新。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党校理论工作者要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贯穿于开展理论学习、研究、宣传的全过程,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捍卫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牢牢占领思想理论阵地。要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党校理论工作者要有强烈的党性意识和政治担当,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把爱党、忧党、扩党渗透到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方方面面,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分清是非、辨

别真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敢于同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反党言论和违背党章的行为作斗争,做党的忠诚卫士。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党校理论工作者要有发现问题的敏锐、正视问题的清醒、解决问题的自觉,善于直面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善于直面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善于直面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在攻克一个又一个问题堡垒中不断创造新的成果,努力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科研、咨询和论证成果,使党校科研更好地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为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和加快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精神动力。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通过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才能紧跟时代潮流,与时代同步伐,从而更好地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者文库》,承载着省委党校理论工作者对党、对甘肃改革发展事业的深情,凝结着各位资深教学研究人员多年的心血和汗水。我相信,省委党校一定会在此基础上,坚持党性第一、知行合一、深研细钻、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深入甘肃改革发展的生动实践,深入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取得更加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为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作出更大贡献。我也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发行,一定会对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对加强和改进全省党的建设、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是为序

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



2014年10月21日

## 编辑说明

中国共产党党校是在党委直接领导下培训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学校,是党委的重要部门,是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的主渠道,是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的专家学者按照党校的定位,注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研究,积极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推出精品力作;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对策性研究,在全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发挥了思想库的作用。为了把这些优秀成果推广到全社会,有效地发挥其应有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省委党校校委决定编辑出版《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者文库》。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欧阳坚同志为本书作序,省委党校副巡视员孙秉文同志主持编纂工作,省委党校科研处负责具体实施。《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者文库》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部门、专家学者及甘肃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 目 录

## Contents

### 第一辑

- 003……文学的技术与灵魂  
013……技术时代的文学阅读  
022……形式与文学的生长  
035……求真的精神是美丽的——《文学报·新批评》“新”在哪里？  
045……网络文学亟需美学力量

### 第二辑

- 055……我们为什么没有伟大的战争小说  
063……《兄弟》的恶俗与学院批评的症候  
076……《小团圆》与张爱玲的创伤记忆  
084……张爱玲：恐惧阴影里的天才  
097……人还是不能写比他高的东西——《白门柳》论  
116……庄子传记的新尝试

### 第三辑

- 127……罪感的缺失与苦难的倾诉——张贤亮小说的一种解读  
140……论《平凡的世界》中的创作误区与文化心态  
151……雷达散文里的青春气象  
156……田小娥论  
168……庄之蝶：肉体的狂欢与灵魂的救赎



179……杨显惠论

190……雷达论

206……《绝秦书》论

220……《带灯》:修辞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

#### 第四辑

235……底层叙事如何超越

241……乡土文学如何突破

245……作家的胸襟与作品

250……文学批评要讲真话

255……作家主体与文学的生长

260……批评是一种稀有的才能

264……长篇小说热与作家的文体意识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辑

杨显惠论……179

雷达论……190

《绝秦书》论……206

《带灯》:修辞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220

第四辑

#### 第二辑

底层叙事如何超越……235

乡土文学如何突破……241

作家的胸襟与作品……245

文学批评要讲真话……250

作家主体与文学的生长……255

批评是一种稀有的才能……260

#### 第三辑

长篇小说热与作家的文体意识……264

第四辑

第四辑

第四辑

第四辑

第一辑



## 文学的技术与灵魂<sup>①</sup>

中国现代文学诞生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品，更诞生了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可当代文学60年了，我们却没有诞生伟大的作家作品，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作家没有灵魂了，我们的文学作品没有灵魂了。没有灵魂的东西，也就没有生命，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当代很多作家，没有信念，没有神圣，他们只认金钱，只认名利。如果我们在文学里把道德、理想、希望、文化使命感、社会责任感等等都放逐了，那么最初留下的就是一个“文本”，大家还可以炫耀一下自己的技巧，到最后，写作就成为一种纯粹的技术活！文学于是成为了“器”，作家是匠人，关心的只是如何把“文学”这个“器”收拾得更光鲜，更能吸引人，以争取更多的读者，换来更多的人民币而已。而他们向西方大师学习到手的娴熟的技巧，带给他们空前的自信，甚至狂妄。他们以一个熟练技术工人的心态，开始了蔑视文学大师的时代，蔑视的同时自己也虚幻地成为了文学大师。他们恰巧忘记了一点：在精神上，与那些真正的大师相比，他们不过是侏儒而已。而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是因为它们有思想，有精神，有探索。

<sup>①</sup>原载《小说评论》2010年4期。

现代文学继承了近代文学的灾难、痛苦与紧张，在那亡国亡种的关键时刻，作家站出来了，用自己的心灵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阅读他们的作品，我们能感觉到灵魂的焦虑与撕扯，甚至能听到那种撼人的撕裂声。而当代文学却几乎没有了，我们听到的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市场的声音，甚至金钱的歌唱与焦虑。当今作家普遍失魂了，他们追逐的是肉体的欲望。他们以自己的“手艺”傲视苍天后土，根本不知道司马迁、鲁迅等人的伟大之处。有些屑小大肆攻击鲁迅，还自认为他是有主张，有思想，轻侮别人是奴才，因为那些“别人”热爱鲁迅。

当代作家的精神堕落，我曾经认为原因是当代中国与西方的张力小了，近现代那种撕裂变弱了。可是一位从事海德格尔研究的学者却认为，不是撕裂弱了，而是我们的感觉麻木了。他是我尊敬的学者，他的观点引起了我的重视。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人类、中国面临的焦虑、紧张日甚一日，可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满足于市场狂欢下的身体呐喊，而放逐了自己的灵魂。

人类在走向自己的反面，在开始自己的毁灭。21世纪是人类面临最大挑战的时刻，现代性、全球化像利维坦，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压迫。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其实感受应该是最强烈的，可是从作家的作品里，我们只看见了市场、名利、肉体、金钱，最多就是一点现象的描述，而很少深入地钻探、思考。文学界、思想界的崇拜胡适，肆意鞭笞鲁迅，就是一个明证。其实，就对人类未来的顾虑、对现代性的体验来说，胡适根本没有鲁迅的深度，而就现代性与中国及中国文化未来之发展，鲁迅那里的思考更是人所罕及。绝大多数学人只看见了鲁迅的一面，或者说表面，而对鲁迅的另一面，他们并没看见，或者没有能力看见。看看徐梵澄的回忆，看他的精神世界，也有鲁迅的巨大影子。他对扬之水说，当初与鲁迅先生一起探讨学问，以后再没有这样的人了。言外之意，鲁迅是他唯一的知音。可这句话如今有几人能听懂？不管左派、右派，他们看见的都是他们眼里的鲁迅，而鲁迅真正的幽暗伟大，他们并没有完全了解。

邵健之流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打着“自由主义”的小旗帜到处张扬，似乎给谁贴上“自由主义”的标签，那就等于“伟大”，天真到如小孩子看电影一定要搞清楚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一样。他们认定胡适是自由主义，所以伟大。而鲁迅似乎不好说是自由主义，而且经常批评自由主义的胡适，那就等于专制主义，甚至是“文化大革命”的潜在发起人之一。看着他们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我真感到一种荒唐与无奈。即便自由主义很单一，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派别，没有那么多的差异，难道不是自由主义就是专制吗？难道一“自由主义”就是“美好新未来”吗？邵健在《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鲁迅与胡适》一书中说，胡适是阳光，鲁迅是闪电，“闪电以它的锐利，可以刺穿黑暗，让黑暗现出原形。和闪电相比，阳光不是在黑暗中穿刺，而是在黑暗的外面将黑暗照亮。”读到这里，我们不禁纳闷：难道胡适是上帝？再读下去，更加奇怪：“面对黑暗，鲁迅的方式是诅咒。胡适不同，他不是诅咒，而是点燃一根蜡烛去照亮。这一根蜡烛，微弱而持久，最后引来了阳光，而它本身却熄灭于阳光之前。”<sup>①</sup>这里，“阳光”怎么又成为了“蜡烛”，最后还熄灭于阳光之前？真是不知所云。就这点“识见”也敢谈论鲁迅？我曾经说过，中国还没有人配研究鲁迅，虽然说得过了一点，但还是有一点道理的。因为鲁迅的伟大不是我们这些“现代人”所能理解的，他的缺点也不是那些新潮学者所能看出来的！

对尼采、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毕加索等现代大师有深入研究与体悟的鲁迅先生，他在广博的文化背景下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思考，不仅深入而且痛苦之极。他听到了那个顽固而诱惑的声音，人性、人、人类将走向何方？他很清楚，并不是像胡适说的，好人政府会给中国一条光明之路；他也不相信，英美政治制度会给中国未来一个康庄大道。他看得更远，他在《过客》、《死火》等文章里早就表述了自己的幽（忧）思。韦伯1904年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把整个

<sup>①</sup>邵健：《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第1版，第415页。

“现代经济秩序的庞大宇宙”视为“一个铁笼”，“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决定着一切降生于这种机制中的个人生活”，它必然“决定着人的命运，直到烧光最后一吨化石形态的煤炭”。

当人在现代性的旗帜下，取代了上帝或神的地位，开始野心勃勃地人定胜天时，其实，已经走向了反面。天地人神，四维空间，谁都不能缺。现代性流放了天、神，科学主义一路凯歌，人似乎真的成为了上帝，开始无所不为，无所不能。但是，现代性发展到如今，事实告诉我们：一切都不可能。于是有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有了他们的圭臬：怎么都行！到了这步田地，人类何其可怜。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用艺术的方式描述了这种可怕的现状。本来我对茅盾文学奖作品早就失去了兴趣，许多的三流作家都获此殊荣。但有一天，我在书店无书可看，随手拿起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很随意地去扫了一眼后记，可竟然就挪不开眼睛了。站在那里一口气读完，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很强烈，似乎勾起了我灵魂深处的一种隐痛，或者说是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那一刻，我知道我一定要买下她，读完她，并还想为此写点文字。古人说：上学以神听之，中学以心听之，下学以耳听之。而现在的文学作品能够以耳听之的都很少，何谈其他？但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是可以以神听之的。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它的艺术境界或艺术水平有如此之高，而是它的展开境界，它的澄明状态。在小说里，作家没有把自己放到不合适的地位，没有以真理或真理掌握者自居，没有现代人的优越感。她在那里就是一个倾听者，一个管道，她把自己的感受写了下来。我们很多“人类”早就“现代化”了，他们根本瞧不起乡下人，以侮辱土著为先进。但他们不知道，真正跟“人”靠近的恰恰是他们，而不是我们。他们知道什么是“天命”、什么是“地气”、什么是“自然”、什么是“敬畏”。这个“知道”不是我们那些学院派的学富五车的“知道”，一二三四地侃侃不休一学期。他们是真“知”“道”，大道无行，大道无言，他们用自己的身体、灵魂，验证或体悟或呈现着“道”的存在。他们在城市的丢魂失

魄、无所措足，他们在城市的堕落沦丧，都是因为一个“现代性”的东西。

阅读《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不由得想起了美国人类学家科林·M·特恩布尔的《森林人》。只是不同的是，后者是一部人类学名著，而前者是小说而已。后者写的是非洲扎伊尔伊图利森林中的巴姆布提俾格米人，前者写的是大兴安岭森林中的鄂温克人。但两部作品都试图传达或描述一个生活在森林世界中的民族的某种生活和感受，他们对于那个世界的挚爱，对于那个世界的信任；而且叙述者都是第一人称，所不同的是《森林人》是真实的作者，而《额尔古纳河右岸》不是作者，是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叙述者，一个九十岁的老妈妈。《森林人》中有一句话：“森林是我们的家园，当我们离开森林的时候，或者当森林死去的时候，我们也就该死去了。我们是森林人。”可以表达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森林人说话都有一种歌唱的声调，歌曲、歌声是他们的灵魂，也是森林的灵魂。韵律从这里诞生，诗意的栖居就在此处。

马克思·韦伯认为，他的同代人只不过是些“没有灵魂的专门家、没有心肝的纵欲者；而这种无效的结果却让人误以为，它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水平。”在“现代性”的铁笼的规训下，我们每一个人都受到铁栏的塑造，没有灵魂、没有心肝、没有性别、没有个性，几乎可以说没有存在。马尔库塞在《单面人》里说大众既没有了自我，也没有本我，他们的灵魂没有了内在的紧张或活力。他们只有在他们的商品中认识自己，在他们的汽车、音响、住房、厨房设备中找见自己的灵魂。现代性让现代的男女变成了他们的机械复制品而已。

迟子建是一位艺术感觉很好的作家（缺点是少了厚重、沉郁，更缺一种对文化、历史的思想穿透力），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一次获得茅盾文学奖。评委往往为她的连续获奖而为难，但不给她又说不过去。在当代作家里，她的艺术感觉是一流的。这可能与她长期生存的那片土地有关，她是能感知土地，能倾听自然的少有的作家。正是那片土地给了她艺术的韵律，给了她生命的歌唱。我的朋友、哲学家刘春生说，形式



就是“世界”的结构，生命的韵律，而形式感即结构“世界”的能力。形式感对作家非常关键，因为它是一种生命感，一种生理的体验。联想到音乐，此言十分精辟。

迟子建就是一个富有形式感的作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这种形式感来自那片土地，来自天籁。甚至可以说，她与那片土地息息相关，她为那片土地代言。因此，只要那片土地一到她的笔下，就神灵附体，就灵光四射。但当她要硬写什么《伪满州国》，就明显地苍白无聊了。

很多作品语言华美，为什么却没有灵魂，没有艺术感染力？苏联文学理论家维诺格多夫认为，绝大多数人把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混淆甚至等同起来了，这就是“作为艺术材料的语言和作为经过审美改造的形式、作为诗歌创作意识载体的语言”。<sup>①</sup>我个人认为这是说到了要害处。我们都知道佛教里，还没有开光的佛像，也就是一个雕塑而已，很普通很普通。但一旦开光，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一种力量就通过它而辐射到信徒身上。维诺格多说，文学作品从来总是要透露出作者形象的信息，从字里行间，从描写手法，能感觉到他的面貌。这里的“作者形象”不等于作者，但却存在于作品之中。只有“作者”的伟大，才有作品的伟大，才有伟大的作者形象。一个灵魂委琐的人，怎么都写不出优秀的作品。因为他无法给艺术材料的语言以灵光，使它成为艺术的语言。他们那里就只剩下技术而已，这是当代中国作家的宿命和悲哀。列夫·托尔斯泰也说：“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对读者来说最为重要、最为珍贵、最有说服力的东西，便是作者自己对生活所取的态度，以及作品中所有写这一态度的地方。文学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有首尾贯通的构思，不在于人物的刻画等，而在于贯穿全书始终的作者本人对生活的态度是清楚而明确的。”<sup>②</sup>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本有灵魂的小说，是一本需要用心、用神去“倾听”的小说。在那里，有我们人类的精神家园，有我们的安身立

<sup>①②</sup>转引自黄玫：《韵律与意义：20世纪俄罗斯诗学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84、91页。